

(图文本)

# 六朝那些事儿

陈书良

著

品鉴六朝人物之妙赏与深情  
解密中国文化的风水和基因

维摩诘

嵇康

阮籍

刘伶

左思

左棻

王导

祖逖

桓温

刘裕

石崇

王羲之

陶渊明

顾恺之

张僧繇

陈霸先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# 六朝那些事儿

陈书良 著

K820.35  
CSL

(京)新登字083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六朝那些人儿/陈书良著. —北京:中国青年出版社, 2008

ISBN 978-7-5006-8113-7

I.六… II.陈… III.历史人物-人物研究-中国-六朝时代-文集 IV. K820.37-53  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8)第038396号

责任编辑 曾玉立  
装帧设计 瞿中华  
出版发行 中国青年出版社  
社址 北京东四十二条21号(邮编100708)  
网址 [www.cyp.com.cn](http://www.cyp.com.cn)  
营销部 010-84039659  
编辑部 010-64010309  
印刷 盛兰兄弟印装厂印刷  
经销 新华书店  
规格 700×1000 1/16  
印张 13  
插页 4  
字数 150千字  
版次 2008年10月北京第1版  
印次 2008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 
印数 1-8000册  
定价 22.00元

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凭购书发票与质检部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:(010)84047104

## 且欣各自有平生（序） |

2002年7月17日，书良兄到台湾来讲学，我们相见于台北武大校友会。我自1981年3月赴美留学，后来又执教台湾，这是二十多年来与书良兄第一次重逢，欣喜之情实非言语可以形容。次日，书良兄送我一首《临江仙》，词曰：

忆昔珞珈山下路，黄昏同学偕行。樱花纷坠暗无声，诗书灯火梦，渭北江东情。

倦老刘琨天外客，相逢执手堪惊。淡然荣辱话平生。一杯将进酒，万里班马鸣。

我即步韵和之，词曰：

踏遍东西南北路，珞珈犹记同行。樱花树下接歌声，当年豪放意，岂减祖刘情。

海外无端长作客，华颠相见堪惊。且欣各自有平生。举头天宇阔，潇洒听鹰鸣。

我今年初自台湾政治大学退休，决定回武汉定居。没想到连行李都还没有安顿好，就接到书良兄一个电话，命令为他即将出版的新书《六朝那些人儿》作序，而且急如星火，限期完稿，真是“母也天只，不谅人只”。

然而这是不能“婉拒”的，不唯不能，我也不愿。

我和书良兄是一九七八届武汉大学中文系研究生院的同学，入学后又分配在同一间寝室，而且是上下铺。所以不但同学，而且同班；不但同班，而且同房；不但同房，而且同床。这样的朋友你一辈子能有几个？他要你作序，你还能不作？

我们那一届研究生，即所谓改革开放后的首届研究生——其实也是共和国开国后的第一届正式的研究生，大多经历坎坷，几乎每一个人都有一段不平凡的遭遇。十年大风暴把这些人打落在海底，积压在淤泥，此时居然时来运转，真所谓“沉渣泛起”，而且泛到海面上，突然见到蔚蓝的天空，耀眼的阳光，其欣喜感奋为何如？所以也都人人有点自豪，有点抱负，且相当关心国家大事，虽不敢说“以天下兴亡为己任”，但“挽斯文于不堕”，“发潜德之幽光”的书生意气是有的。我说“当年豪放意，岂减祖刘情”，其实并不怎样夸张。

我们那时在武汉攻读的专业是“魏晋南北朝隋唐文学”，全班一共九个人：我、何念龙、毛庆、陈书良、傅生文、李中华、易中天、马承武、张金海。除生文兄过早地过劳而卒以外，其余同学或博导、或所长、或主任，皆各有建树。尤其是中天兄，一夕之间，暴得大名，时谚竟有“嫁人当嫁易中天”之语，已可入现代版之《语林》或《世说新语》矣，我在海外闻之，亦不禁为之莞尔。所以我和书良词中所说的“且欣各自有平生”，看来也不算夸张。

我记得当时书良和中天的指导教授是吴林伯先生，毛庆和中华的指导教授是刘禹昌先生，承武和金海的指导教授是王启兴先生，我、念龙、生文的指导教授则是胡国瑞先生。吴林伯先生是《文心雕龙》专家，年轻时曾师从国学大师马一浮，所以书良兄和中天兄也可说是马一浮先生的再传弟子。书良兄的从外祖父刘永济先生也是一代国学名家，尤擅诗词。在武大中文系任教数十年，我的指导教授胡国瑞先生即永济先生弟子。所以书良兄无论家学与师承都是根底深厚的，非泛泛之辈可以比拟。

书良兄大概有先外祖遗风，很爱作长短句，记得我们第一天搬进寝室，午睡时他就从上铺递一张纸片下来给我，上面抄着一首他新填的词，说是“请教”，我想他其实是想考考我，是梁山好汉的见面礼。午觉醒来我就回了一首和词给他，他会心一笑，我们从此就成了好朋友。文首所引的《临江仙》是我见到的书良的第二首词。这中间他一定写过很多，可惜当年各忙功课，后来又鸿燕分飞，我都未能拜读。我倒是期望他将来出一册《书良长短句》，或许比这本《六朝那些人儿》更加脍炙人口也说不定。

说到六朝人物，其实十几年前我就曾计划要写的。当时在台湾《中央日报》兼任特约主笔，社长请我写个专栏，我已经定了专栏题目叫《魏晋风流》，准备将汉末到东晋的风流人物，从三曹、诸葛亮七贤八达到祖逖、刘琨、王导、谢安、陶渊明等一一写来，不料后来中央日报换了社长，是个李登辉的小爪牙，我于是扫了兴，《魏晋风流》也就始终只是胸中之竹，心想不妨留到退休后写着玩吧。谁知道现在中天兄和书良兄一个品三国，一个说六朝，竟然把我的竹子瓜分了，真是岂有此理！幸而中华人物杰出者如满天星斗，要想写也多的是，“眼前有景道不得，崔颢题诗在上头”，黄鹤楼不写，还可以写凤凰台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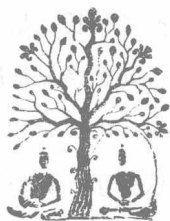
书良兄令我为《六朝那些人儿》作序，我信笔所之，竟写成

了这个样子。这可以叫做“序”么？想想也没有什么不可以。在序中忆交情，述往事，本也是古已有之的，并非我的发明。而未具体论及本书者，一方面是我未及拜读全稿，不好佛头着粪，唐突西施；另一方面也是觉得无需为读者越俎代庖，“桃李不言，下自成蹊”，好书自有人赏，何须我来饶舌？不知能得书良兄的首肯否？

唐翼明

2008年2月26日

六朝那些事儿



## 一种风流吾最爱（小叙） |

记得孩提时依偎在外祖父怀中学字，第一个字就是“人”。外祖父几次感叹说：“一撇一捺，人字易写人难做啊！”以后自己长大，生子，衰老，做了几十年的“人”，总是觉得没有做好。

不过，我对历史人物倒是兴趣不减。我曾给自己的书斋撰联云：“镇日观书，历万里关河，千秋人物；片时倚枕，对一帘残月，四壁虫声。”由于自己研治文史，每日与“千秋人物”神游，觉得有些人可恨，可恨到扼腕愤慨；有些人可爱，甚至想追攀交游。后来读《幽梦影》，张潮说：“我不知我之前生当春秋之季，曾一识西施否？当典午之时，曾一看卫玠否？当义熙之世，曾一醉渊明否？当天宝之代，曾一睹太真否？当元丰之朝，曾一晤东坡否？”我读之深以为然，因为自己在阅读中确实经常产生过千秋渴慕。而且，我以为，乡先贤郭嵩焘讲得好：“世需才，才亦需世”，人物与时代之间，存在着谜一样的关系。大致来说，战国时人一般狡黠，汉朝时人一般质朴，宋明时人在理学的支配下一般活得很疲累。六朝时人则一般生性“乐旷”。

所谓“六朝”，指的是三世纪初到六世纪末，绵延于江南的



三国吴、东晋、宋、齐、梁、陈六个小朝廷，他们都以建康（吴建业，今江苏南京）为都城。这三百余年是一个重大变化的历史时期：战乱频仍，分裂割据，四野荒芜，死亡枕藉，这是一个方面。另一方面，西汉以来，经过汉武帝、董仲舒等人惨淡经营构筑起来的儒学大厦，正处于风雨飘摇的境地，哲学重新解放，文学逐渐独立，思想非常活跃，整个意识形态都经历着继先秦以来第二次大的转折。在这样山崩海啸的巨变中，六朝时人以其特有的才情风貌，悉心探求，大胆摸索：什么是人的生活？真正的人应该具有何种品格和资质？他们在寻找着自己，呼唤着自己，在中国人性解放史上，翻开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页。六朝文化的精髓就是人性高张。难怪后世东邻僧人大沼枕山赞叹道：“一种风流吾最爱，六朝人物晚唐诗！”

我以为，知识分子（封建时代叫士人）是奇特的群体。他们沉浮于时代的潮汐与政治的清浊，且不赘述，但有一种专属于他们的姿态与精神，保持并贯通始终。陈寅恪文曾浓缩为：“独立精神，自由之思想。”如此看来，又何独六朝为然呢？只是六朝时表现得格外激荡奔跃、声色纷呈罢了。这是足以让人为之动容的。这本书是写给喜欢历史文化而又无暇钻研故纸堆的读者看的。着墨之处，正在于人。

这本书里，集中记录了我对六朝这一历史时段（其中亦有魏晋）的寻觅。我在嵇康、阮籍、王导、陶渊明、桓温、陈霸先等六朝人物的人生驿站的废墟故址流连盘桓，瞻前顾后，喃喃独语。

在编排上，有两点考虑。一是从吴主孙权即位至陈朝灭亡这一历史时段的人物，大致按生活年代排列；二是有些人物单独成篇，有些人物则合篇叙述。合篇者情况不一，有些是亲属关系，如左思与左棻，陈霸先与陈蒨、陈叔宝；有些是同一集团中人，如竹林七贤；有些人物虽生不同时，但围绕某一焦点，可以一并

叙述，如石崇与王羲之，祖逖、桓温和刘裕，读者可细察之。书末附六朝年表，以俾读者知人论世。

由于自幼命运多蹇，青年又服车盐坂，我对于崎嶇磊落的六朝人物是颇感兴趣的。在武汉大学读硕士时，又随朴学家吴林伯先生攻读魏晋旧籍。以后笃守师训，无论是做研究、教学，抑或是在台、日讲学，从来没有离开过魏晋六朝的范围。二十余年来，陆续出版过《六朝烟水》、《六朝如梦鸟空啼》、《听涛馆〈文心雕龙〉释名》、《六朝十大诗人集》等关于六朝的书籍。去年因整理《幽梦影》的因缘，得识中国青年出版社曾玉立女士。晤谈几次，承她青睞，有是书之约，故有是书之作。我企图撙节文史，涉猎艺苑，对一些历史人物，提出自己的一得之见。希望能从人性的角度，反映六朝社会的人文风貌，勾勒出一代士人的痛苦、欢乐、追求和他们心灵的轨迹。这是作者的心愿。

然而，用力者勤，跋涉者苦，不能等同于获取者丰。这中间还有一个资质的问题。以陋劣之资，欲与六朝人物神游，危乎殆哉！我倒是觉得自己更像重寻桃源的武陵渔人，回觅六朝古渡，一片苍茫烟水！王摩诘诗云：

当时只记入山深，青溪几度到云林。

春来遍是桃花水，不辨仙源何处寻。

谨以之作偈结。

又：学兄唐翼明从海外回国定居，行装甫卸，即欣然作序，共砚之谊，良可感也！

陈书良识于长沙听涛馆书寓

2008年4月8日

他智慧超凡,辩才无碍,与文殊菩萨论说佛法,“天花”乱坠;又鲜衣美食,疏狂自许,过着富贵的世俗生活。维摩诘,六朝士人痴狂效仿的精神领袖。

嵇康、阮籍……竹林七贤即是“魏晋风度”的代名词。他们的文辞谈笑、举手投足都带着浓郁的酒香。如果正始名士服药是追求生命的长度,那么,竹林名士的饮酒则是追求生命的密度。

左思《三都赋》面世,一时“洛阳纸贵”;左棻相貌平常,因“善缀文”,被好色出名的晋武帝选为贵嫔。兄妹分离的痛苦,催生了堪称双璧的互答诗。

他是老练的政治家:东晋元帝、明帝、成帝三朝首辅,又是风度翩翩的名士,还是数一数二的清谈家,更是江南文化世族的首创者。

石崇人格复杂:既杀美劝酒、骄奢斗富,也曾写下《王明君辞》,同情受难妇女。之所以把他和

且欣各自有平生(序)..... 唐翼明 001

一种风流吾最爱(小叙)..... 陈书良 005

## “维摩诘”... 001

其人其事 ..... 001

玉人顾影 ..... 003

辩才称病 ..... 008

汉化的洋菩萨 ..... 015

## 竹林七贤... 019

携手入林 ..... 019

生命密度 ..... 025

远祸全身 ..... 029

物我两忘 ..... 038

藐若山河 ..... 039

## 左思与左棻... 041

左思风力 ..... 041

红氍毹 ..... 045

## 王导... 050

一马化为龙 ..... 050

江南文化世族 ..... 057

愤愤之政 ..... 070

## 石崇与王羲之... 077

泼天富贵 ..... 077

清流人物王羲之合而叙之,是因为他们都有一个园林情结。

带有统一、匡复意义的“北伐”最早出现在东晋,成为与偏安相始终的光荣与梦想。“闻鸡起舞”、“中流击楫”的祖逖,“攀枝执条,泫然流涕”的桓温,以及“金戈铁马,气吞万里如虎”的刘裕,他们的一生,事功毁誉全围绕北伐。

陶渊明喜欢到宅外菊花丛中小坐,手上总是把玩着菊花。他还有一张无弦琴,饮酒到微醺时就拿来抚弄,当然不会发出音响。“但得琴中趣,何劳弦上声”,“以寄其意”而已。

顾恺之善于用细节“传神写照”,如他画裴楷像时,在面颊上加了三根毫毛,顿时神采殊胜;张僧繇的凹凸花,有强烈的透视感,是对充满异国情调的外来文化的回应。

陈霸先是个有作为的人物,但他创立的陈朝却是个短命的王朝,只传承三代三十三年。陈朝加速灭亡的主要原因,一是自残,二是性乱。

书圣清流 ..... 083

金谷兰亭 ..... 092

## 祖逖、桓温与刘裕 ... 112

不见长安 ..... 112

祖逖击楫 ..... 114

桓温哀木 ..... 120

刘裕受禅 ..... 126

## 陶渊明 ... 131

岂独好其诗 ..... 131

耕读第一人 ..... 134

桃源之恋 ..... 145

## 顾恺之与张僧繇 ... 151

虎头金粟影 ..... 151

痴癖 ..... 153

凹凸花 ..... 156

千古的冷落 ..... 160

## 陈霸先及其子孙 ... 166

无边落木萧萧下 ..... 166

一代枭雄 ..... 167

寒人执政 ..... 171

自残与性乱 ..... 175

附录 六朝年表 ..... 184

## “维摩诘” |

### 其人其事

维摩诘是梵文的音译，简称维摩，意译“净名”或“无垢称”。他是一个外国人，不是六朝人物。诚如米芾《答刘巨清》云：“世人都服似维摩，不知六朝居士衣。”我认为，维摩诘不仅是六朝士人仪表美的理想典范，更是他们的精神领袖。因此，说六朝人物先说维摩诘。

《维摩诘经》中说维摩诘是古印度毗耶离（吠舍离）城中一位大乘居士，和释迦牟尼同时，是佛典中一位现身说法、辩才无碍的人物。他所讲的佛理，不仅压倒二乘，也高于其他一切“出家”的大乘菩萨，甚至不亚于佛的水平。他神通广大，连诸佛菩萨都要受他的三昧力的调动。于是，流传华夏以后，他的智慧辩才就使得当时具有高度“夙慧”、“捷悟”的玄学家们望尘莫及；他的放荡行为，也使自命清高、蔑视礼法之士自感弗如。

拈花微笑图

相传释迦牟尼在灵山会上说法，大梵天王献上金色波罗花，佛即拈花示众，大众不解其意，惟有摩诃迦叶破颜微笑。佛说，这是不立文字的教外别传法门，今传与迦叶。



《维摩诘经》又名《不可思议解脱经》，汉献帝末年由印度高僧支谦翻译而流行中国，六朝时共有六个译本，是大乘佛教的重要经典。该经是一部“弹偏斥小”、“叹大褒圆”、“耻小慕大”、“回小向大”的佛典。共有十四品，每一品皆详述菩萨和罗汉的优美趣事：

维摩以生病为缘，广为大众说法，释迦牟尼想差遣舍利弗等诸罗汉、菩萨前去探病，而他们自觉对佛法体证不够，怯于维摩的智慧和机锋，拒往探病，纷纷以令人捧腹的理由推脱。

天女散花，借天花乱坠、花瓣沾衣的优雅故事，揭示男女无定相，可以互相转换，破除二乘人对法的执着。

在维摩丈室中，诸罗汉、菩萨们无有坐处，维摩谈笑风生，大显神通，向灯王佛遥借宝座，宣扬大乘佛教广狭相容、芥子纳须弥的解脱法门，精妙绝伦的比喻、玲珑纤透的智慧令人拍案叫绝。

维摩与智慧第一的文殊菩萨畅论不二法门，文殊妙语连珠，维摩以默然回应，令文殊不禁叹到：“善哉！善哉！乃至无有文字语言，是真入不二法门。”

……

全经情节丰富，充满戏剧色彩。

## 玉人顾影

维摩诘走进中国的时候正当魏晋，假如他有感觉的话，一定会觉得如鱼得水，周围的环境竟然表现出高度的兼容。首先是在仪表方面。

六朝时期的流行时尚,是瘦削、苍白、摇摇欲坠的病态美。

如《世说新语·言语》记载,仆射周熹“雍容好仪形,诣王公(导),初下车,隐数人,王公含笑看之。”古字“隐”与“𡗗”通。《说文》曰:“𡗗,有所依也。从𡗗工,读与隐同。”据此,“隐数人”,即依恃数人的扶持而行。周熹并非脚有残疾或不会走路,不过是追求病态以示身份而已,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做秀。秀什么呢?秀病态!

大文豪沈约身体很不好,据说他每天只能吃一箸饭,六月天还要戴棉帽、温火炉,不然就会病倒。(见唐冯贽《云仙杂记》卷四,又卷五)在《与徐勉书》中,他自己也承认:

外观傍览,尚似全人,而形骸力用,不相综摄,常须过自束持,方可葑璇。解衣一卧,支体不复相关。……百日数旬,革带常应移孔;以手握臂,率计月小半分。

也就是说,从外面看来,自己还保持了完全的人形,但身体各部分很难协调。解衣睡下,肢体就像散了架一样。过不了几十天,皮带就要移孔,臂膀就又细小了半分。真是瘦得可怜!然而世人偏赞美为“沈腰”,“一时以风流见称,而肌腰清羸,时语沈郎腰瘦”(见《法喜志》)。

不仅如此,苍白的面容也在社会上大受欢迎。据《晋书·王衍传》记载,大清谈家王衍常用白玉柄麈尾,他的手和玉柄同样的白皙温润,受到士人的艳羨。还有何晏,《世说新语·容止》说何晏容貌俊美,皮肤白皙。魏明帝怀疑他搽了粉。于是故意在夏天赐他吃热汤饼。何晏吃了,大汗淋漓,自己用衣巾拭擦面部,脸色反而更白皙了。还是这个何晏,“动静粉白



不去手，行步顾影”，“好服妇人之服”。与何晏相颉颃的有刘宋时的谢庄。宋孝武帝刘骏一上台就在百官中挑选了四个标致侍中，首先选中的就是美貌的谢庄。有一年春节，群臣上朝贺年，此时纷纷扬扬下起雪来，片片雪花犹如银蝶翩翩起舞。谢庄恰巧因事下殿，回来后雪花满衣，就更像那“肌肤若冰雪，绰约若处子”的藐姑射仙人了。宋孝武帝大为欣赏，命群臣各赋诗纪盛。无疑，他欣赏的正是谢庄的女性美。这种风气一直延续到齐梁，且有变本加厉之势。《颜氏家训·勉学篇》云：“梁朝全盛之时，贵游子弟无不熏衣剃面，傅粉施朱，从容出入，望若神仙。”

男子们欣羨女性美，并且将这种目光扩大到同性，产生了同性恋，随之也就产生了令人作呕的变童诗，如梁刘遵《繁华应令》：

可怜周小童，微笑摘兰丛。鲜肤胜粉白，曼脸若桃红。挟弹雕陵下，垂钓莲叶东。腕动飘香麝，衣轻任好风。幸承拂枕选，得奉画堂中。金屏障翠被，蓝帕覆熏笼。本欲伤轻薄，含辞羞自通。剪袖恩虽重，残桃爱未终。蛾眉讵须嫉，新妆遂入宫。

一个少年，竟然像姑娘一样肤白颊红，爱好、服饰也等同女性，并且连姑娘也嫉妒他的美丽，这哪里还像一个健康的男子呢？这样的“美”的形象，在宫体诗中还大量存在。如晋张翰《周小史》、梁刘永《咏繁华》、刘孝绰《小儿采菱》、昭明太子《伍嵩》等，对男色极力描述，酣畅淋漓。在当时，还产生了许多后来为文学史家费解的怪现象。最咄咄称怪的是有“玉人”之誉的卫玠之死。卫玠生得白皙羸弱，据刘孝标注引